

东周列国志

作者：[明]冯梦龙

东周列国志

[明]冯梦龙 著

浙版数媒

版权信息

东周列国志

[明]冯梦龙 著

©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3

本书版权为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所有，非经书面授权，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、翻印、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。

DNA-BN: TCFD-00104132-130128

最后修订：2013年1月28日

出版：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

互联网出版许可证：新出网证（浙）字10号

电子邮箱：service@bookdna.net

网址：www.bookdna.net

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。

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，祈识者指正，我们会及时更新版本。

©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LTD,2013

All Rights Reserved.

DNA-BN: TCFD-00104132-130128

Published by

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LTD,

No.347 Tiyuchang Road

Hangzhou, China 310006

E-mail: service@bookdna.net

Web-site: www.bookdna.net

目录

序

- [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](#)
- [第二回 褒人贓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](#)
- [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](#)
- [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](#)
- [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](#)
- [第六回 卫石碏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](#)
- [第七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鞅献谄贼隐公](#)
- [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](#)
- [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](#)
- [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](#)
- [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](#)
- [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](#)
- [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](#)
- [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](#)
- [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干时大战](#)
- [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](#)
- [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](#)
- [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](#)
- [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](#)
- [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](#)
- [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](#)
- [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](#)
- [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](#)
- [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](#)
- [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](#)
- [第二十六回 歌扈戾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](#)
- [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](#)

[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](#)

[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](#)

[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](#)

[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](#)

[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](#)

[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](#)

[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](#)

[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](#)

[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](#)

[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](#)

[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](#)

[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](#)

[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](#)

[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](#)

[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](#)

[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缙城说秦](#)

[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](#)

[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](#)

[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](#)

[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](#)

[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绾秦](#)

[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](#)

[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](#)

[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](#)

[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鼈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](#)

[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](#)

[第五十四回 荀息父纵属亡师 孟僖托优悟主](#)

[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](#)

[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](#)

[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](#)

[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](#)

[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](#)

[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](#)

[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](#)

[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](#)

[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](#)

[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梁死战](#)

[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](#)

[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](#)

[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会诸侯](#)

[第六十八回 贺廐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](#)

[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](#)

[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](#)

[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](#)

[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](#)

[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](#)

[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](#)

[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](#)

[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](#)

[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](#)

[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](#)

[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](#)

[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](#)

[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](#)

[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瞶子路结纆](#)

[第八十三回 诛犇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](#)

[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](#)

[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啜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](#)

[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昭忌鼓琴取相](#)

[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](#)

[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](#)

[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](#)

[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](#)

[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吟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](#)

[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](#)

[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](#)

[第九十四回 冯欢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](#)

[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](#)

[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](#)

[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](#)

[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](#)

[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](#)

[第一〇〇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](#)

[第一〇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](#)

[第一〇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暖斩剧辛](#)

[第一〇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于期传檄讨秦王](#)

[第一〇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](#)

[第一〇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](#)

[第一〇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](#)

[第一〇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](#)

[第一〇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](#)

序

序

书之名无虑数十百种，而究其实，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。经所以载道，史所以纪事者也。六经开其源，后人踵增焉。训戒、论议、考辨之属，皆经之属也；鉴记、纪传、叙志之属，皆史之属也。

顾六经者，圣人之书也。言体必有用，言用必有体。《易》与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经中之经也，而事亦纪焉；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经中之史也，而道亦彰焉。后人才识浅短，遂不得不歧而贰之。贰之，斯不能不有所戾。故高谭名理者，常绌于博识之士；而自矜该洽者，其是非或谬于圣人。顾理无二致，故言道之书，虽世不乏着，究其精者，亦不过恢张余蕴，仅可作佐翼注疏。其卑者，糟魄唾余而已。若稍肆焉，则穿凿傅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。

至于事则不然，日新月异，千态万状，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。故经不能以有所益，而史则日以多；史固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迹也。已然者事，而所以然者理也。理不可见，依事而彰，而事莫备于史。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报施，智愚忠佞贤奸之辨，皆于是乎取之。则史者可以翊经以为用，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。

自制举艺出，而经学遂湮，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，故犹知诵其章句。至于史学，其书既浩瀚，文复简奥，又无与于进取之途，故专门名家者，代不数人。学士大夫，则多废焉置之；偶一展卷，率为睡魔作引耳。至于后进初学之士，若强以读史，则不免头涔涔目森森，直苦海视之矣。《春秋》三传，《左氏》最为明备，专经者，犹或不能举其词，况其他乎？

顾人多不能读史，而无人不能读稗官。稗官固亦史之支派，特更演绎其词耳。善读稗官者，亦可进于读史，故古人不废《东周列国》一书，稗官之近正者也。周自平辙东移，下逮吕政，上下五百有余年之间，列国数十，变故万端，事绪纷纠，人物庞杂，最为棘目聱牙，其难读更倍于他史。而一变为稗官，则童稚无不可得读。夫至童稚皆可读史，岂非大乐极快之事邪？然世之读稗官者甚众，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？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，其有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，与国家之兴废存亡盛衰成败，虽皆胪列其迹，而与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报施，智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，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，固皆未能有所发明，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，方且懵焉昧之，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？夫既无与于学问之数，则读犹不读，是为无益之书，安用灾梨祸枣为？坊友周君，深虑于此，嘱予者屡矣。

寅卯之岁，予家居多暇，稍为评焉。条其得失，而抉其隐微，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，而依理论断，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，而亦不致遗嗤于博识之士，聊以豁读者之心目，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。故既为评之，而复之如此。

乾隆十有七年春，七都梦夫蔡元放氏题。

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

词曰：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；英雄五霸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！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邱；前人田地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

话说周朝，自武王伐纣，即天子位，成康继之，那都是守成令主。又有周公、召公、毕公、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，真个文修武偃，物阜民安。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，觐礼不明，诸侯渐渐强大。到九传厉王，暴虐无道，为国人所杀。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。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，立太子靖为王，是为宣王。那一朝天子，却又英明有道，任用贤臣方叔、召虎、尹吉甫、申伯、仲山甫等，复修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政，周室赫然中兴。有诗为证：

夷厉相仍政不纲，任贤图治赖宣王。共和若没中兴主，周历安能八百长！

却说宣王虽说勤政，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，户牖置铭；虽说中兴，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，重译献雉。至三十九年，姜戎抗命，宣王御驾亲征，败绩于千亩，车徒大损，思为再举之计，又恐军数不充，亲自料民于太原。（那太原，即今固原州，正是邻近戎狄之地。料民者，将本地户口，按籍查阅，观其人数之多少，车马粟刍之饶乏，好做准备，征调出征。）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。后人有诗云：

犬彘何须辱剑铍？隋珠弹雀总堪伤！皇威衰尽无能报，枉自将民料一场。

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，离镐京不远，催趲车辇，连夜进城。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，拍手作歌，其声如一。宣王乃停辇而听之。歌曰：

月将升，日将没；靡弧箕箒，几亡周国。

宣王甚恶其语。使御者传令，尽拘众小儿来问。群儿当时惊散，止拿得长幼二人，跪于辇下。宣王问曰：“此语何人所造？”幼儿战惧不言；那年长的答曰：“非出吾等所造。三日前，有红衣小儿，到于市中，教吾等念此四句，不知何故，一时传遍，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，不止一处为然也。”宣王问曰：“如今红衣小儿何在？”答曰：“自教歌之后，不知去向。”宣王嘿然良久，叱去两儿。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：“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，连父兄同罪。”当夜回宫无话。

次日早朝，三公六卿，齐集殿下，拜舞起居毕。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，述于众臣：“此语如何解说？”大宗伯召虎对曰：“靡，是山桑木名，可以为弓，故曰靡弧。箕，草名，可结之以为箭袋，故曰箕箒。据臣愚见：国家恐有弓矢之变。”太宰仲山甫奏曰：“弓矢，乃国家用武之器。王今料民太原，思欲报犬戎之仇，若兵连不解，必有亡国之患矣！”宣王口虽不言，点头道是。又问：“此语传自红衣小儿。那红衣小儿，还是何人？”太史伯阳父奏曰：“凡街市无根之语，谓之谣言。上天儆戒人君，命荧火星化为小儿，造作谣言，使群儿习之，谓之童谣。小则寓一人之吉凶，大则系国家之兴败。荧火星，是以色红。今日亡国之谣，乃天所以儆王也。”宣王曰：“朕今赦姜戎之罪，罢太原之兵，将武库内所藏弧矢，尽行焚弃，再令国中不许造卖。其祸可息乎？”伯阳父答曰：“臣观天象，其兆已成，似在王宫之内，非关外间弓矢之事，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。况谣言曰：‘月将升，日将没’，日者人君之象，月乃阴类，日没月升，阴进阳衰，其为女主干政明矣。”宣王又曰：“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，甚有贤德，其进御宫嫔，皆出选择，女祸从何而来耶？”伯阳父答曰：“谣言‘将升’‘将没’，原非目前之事。况‘将’之为言，且然而未必之词。王今修德以禳之，自然化凶为吉。弧矢不须焚弃。”宣王闻奏，且信且疑，不乐而罢。起驾回宫。

姜后迎入。坐定，宣王遂将群臣之语，备细述于姜后。姜后曰：“宫中有一异事，正欲启奏。”王问：“有何异事？”姜后奏曰：“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，年五十余，自先朝怀孕，到今四十余年，昨夜方生一女。”宣王大惊，问曰：“此女何在？”姜后曰：“妾思此乃不祥之物，已令人将草席包裹，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。”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，问其得孕之故。老宫人跪而答曰：“婢子闻夏桀王末年，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，降于王庭，口流涎沫，忽作人言，谓桀王曰：‘吾乃褒城之二君也。’桀王恐惧，欲

杀二龙，命太史占之，不吉。欲逐去之，再占，又不吉。太史奏道：‘神人下降，必主祯祥，王何不请其祭而藏之？祭乃龙之精气，藏之必主获福。’桀王命太史再占，得大吉之兆。乃布币设祭于龙前，取金盘收其涎沫，置于朱椽之中，（忽然风雨大作，二龙飞去。）桀王命收藏于内库。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，传二十八主，至于我周，又将三百年，未尝开观。到先王末年，椽内放出毫光，有掌库官奏知先王。先王问：‘椽中何物？’掌库官取簿籍献上，具载藏祭之因。先王命发而观之。侍臣打开金椽，手捧金盘呈上。先王将手接盘，一时失手堕地，所藏涎沫，横流庭下。忽化成小小元鼃一个，盘旋于庭中，内侍逐之，直入王宫，忽然不见。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，偶践鼃迹，心中如有所感，从此肚腹渐大，如怀孕一般。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，囚于幽室，到今四十年矣。夜来腹中作痛，忽生一女。守宫侍者，不敢隐瞒，只得奏知娘娘。娘娘道此怪物，不可容留，随命侍者领去，弃之沟渚。婢子罪该万死！”宣王曰：“此乃先朝之事，与你无干。”遂将老宫人喝退。随唤守宫侍者，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。不一时，侍者回报：“已被流水漂去矣。”宣王不疑。

次日早朝，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祭之事，因曰：“此女婴已死于沟渚，卿试占之，以观妖气消灭何如。”伯阳父布卦已毕，献上繇词。词曰：

哭又笑，笑又哭。羊被鬼吞，马逢犬逐。慎之慎之，厯弧箕箒！

宣王不解其说。伯阳父奏曰：“以十二支所属推之：羊为未，马为午。哭笑者，悲喜之象。其应当在午未之年。据臣推详，妖气虽然出宫，未曾除也。”宣王闻奏，怏怏不悦。遂出令：“城内城外，挨户查问女婴。不拘死活，有人捞取来献者，赏布帛各三百疋；有收养不报者，邻里举首，首人给赏如数，本犯全家斩首。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。因繇词又有“厯弧箕箒”之语，再命下大夫左儒，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，不许造卖山桑木弓，箕草箭袋，违者处死。司市官不敢怠慢，引着一班胥役，一面晓谕，一面巡绰。那时城中百姓，无不遵依，止有乡民，尚未通晓。巡至次日，有一妇人，抱着几个箭袋，正是箕草织成的，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，跟随于后。他夫妻两口，住在远乡，赶着日中做市，上城买卖。尚未进城门，被司市官劈面撞见，喝声“拿下！”手下胥役，先将妇人擒住。那男子见不是头，抛下桑弓在地，飞步走脱。司市官将妇人锁押，连桑弓箕袋，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。左儒想：所获二物，正应在谣言；况太史言女人为祸，今已拿到妇人，也可回复王旨。遂隐下男子不题，单奏妇人违禁造卖，法宜处死。宣王命将此女斩讫。其桑弓箕袋，焚弃于市，以为造卖者之戒。不在话下。后人诗云：

不将美政消天变，却泥谣言害妇人！漫道中兴多补阙，此番直谏是何臣？

话分两头。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，急忙逃走，正不知：“官司拿我夫妇，是甚缘故？”还要打听妻子消息。是夜宿于十里之外。次早有人传说：“昨日北门有个妇人，违禁造卖桑弓箕袋，拿到即时决了。”方知妻子已死。走到旷野无人之处，落了几点痛泪。且喜自己脱祸，放步而行。约十里许，来到清水河边。远远望见百鸟飞鸣。近前观看，乃是一个草席包儿，浮于水面，众鸟以喙衔之，且衔且叫，将次拖近岸来。那男子叫声“奇怪！”赶开众鸟，带水取起席包，到草坡中解看。但闻一声啼哭，原来是一个女婴。想道：“此女不知何人抛弃，有众鸟衔出水来，定是大贵之人。我今取回养育，倘得成人，亦有所望。”遂解下布衫，将此女婴包裹，抱于怀中。思想避难之处，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。髯翁有诗，单道此女得生之异：

怀孕迟迟四十年，水中三日尚安然。生成妖物殃家国，王法如何胜得天！

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，以为童谣之言已应，心中坦然，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。自此连年无话。到四十三年，时当大祭，宣王宿于斋宫。夜漏二鼓，人声寂然。忽见一美貌女子，自西方冉冉而来，直至宫廷。宣王怪他干犯斋禁，大声呵喝，急唤左右擒拿，并无一人答应。那女子全无惧色，走入太庙之中，大笑三声，又大哭三声，不慌不忙，将七庙神主，做一束儿捆着，望东而去。王起身自行追赶，忽然惊醒，乃是一梦。自觉心神恍惚，勉强入庙行礼。九献已毕，回至斋宫更衣，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，告以梦中所见。伯阳父奏曰：“三年前童谣之语，王岂忘之耶？臣固言‘主有女祸，妖气未除。’繇词有哭笑之语，王今复有此梦，正相符合矣。”宣王曰：“前所诛妇人，不足消‘厯弧箕箒’之讖耶？”伯阳父又奏曰：“天道玄远，候至方验。一村妇何关气数哉！”宣王沉吟不语。忽然想起三年前，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，查访妖女，全无下落。颁胙之后，宣王还朝，百官谢胙。宣王问杜伯：“妖女消息，

如何久不回话？”杜伯奏曰：“臣体访此女，并无影响。以为妖妇正罪，童谣已验，诚恐搜索不休，必然惊动国人，故此中止。”宣王大怒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明白奏闻？分明是怠弃朕命，行止自繇。如此不忠之臣，要他何用！”喝教武士：“押出朝门，斩首示众！”吓得百官面如土色。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，忙将杜伯扯住，连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宣王视之，乃下大夫左儒（是杜伯的好友，举荐同朝的。），左儒叩头奏曰：“臣闻尧有九年之水，不失为帝；汤有七年之旱，不害为王。天变尚然不妨，人妖宁可尽信？吾王若杀了杜伯，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，外夷闻之，亦起轻慢之心。望乞恕之！”宣王曰：“汝为朋友而逆朕命，是重友而轻君也。”左儒曰：“君是友非，则当逆友而顺君；友是君非，则当违君而顺友。杜伯无可杀之罪，吾王若杀之，天下必以王为不明。臣若不能谏止，天下必以臣为不忠。吾王若必杀杜伯，臣请与杜伯俱死。”宣王怒犹未息，曰：“朕杀杜伯，如去稿草，何须多费唇舌？”喝教：“快斩！”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。左儒回到家中，自刎而死。髯翁有赞云：

贤哉左儒，直谏批鳞。是则顺友，非则违君。弹冠谊重，刎颈交真。名高千古，用式彝伦。杜伯之子隰叔，奔晋，后仕晋为士师之官。子孙遂为士氏。食邑于范，又为范氏。后人哀杜伯之忠，立祠于杜陵，号为杜主，又曰右将军庙，至今尚存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宣王次日，闻说左儒自刎，亦有悔杀杜伯之意，闷闷还宫。其夜寝不能寐。遂得一恍惚之疾，语言无次，事多遗忘。每每辍朝。姜后知其有疾，不复进谏。至四十六年秋七月，玉体稍豫，意欲出郊游猎，以快心神。左右传命：司空整备法驾，司马戒飭车徒，太史卜个吉日。至期，王乘玉辂，驾六驂，右有尹吉甫，左有召虎，旌旗对对，甲仗森森，一齐往东郊进发。那东郊一带，平原旷野，原是从来游猎之地。宣王久不行幸，到此自觉精神开爽，传命扎住营寨。吩咐军士：“一不许践踏禾稼；二不许焚毁树木；三不许侵扰民居。获禽多少，尽数献纳，照次给赏；如有私匿，追出重罪！”号令一出，人人贾勇，个个争先。进退周旋，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；左右前后，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。鹰犬借势而猖狂，狐兔畏威而乱窜。弓响处血肉狼藉，箭到处毛羽纷飞。这一场打围，好不热闹！宣王心中大喜。日已西，传令散围。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，束缚齐备，奏凯而回。行不上三四里，宣王在玉辂之上，打个眼眯，忽见远远一辆小车，当面冲突而来。车上站着两个人，臂挂朱弓，手持赤矢，向着宣王声喏曰：“吾王别来无恙？”宣王定睛看时，乃上大夫杜伯，下大夫左儒。宣王吃这一惊不小。抹眼之间，人车俱不见。问左右人等，都说：“并不曾见。”宣王正在惊疑。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子，往来不离玉辂之前。宣王大怒，喝道：“罪鬼，敢来犯驾！”拔出太阿宝剑，望空挥之。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：“无道昏君！你不修德政，妄戮无辜，今日大数已尽，吾等专来报冤。还我命来！”话未绝声，挽起朱弓，搭上赤矢，望宣王心窝内射来。宣王大叫一声，昏倒于玉辂之上，慌得尹公脚麻，召公眼跳，同一班左右，将姜汤救醒，兀自叫心痛不已。当下飞驾入城，扶着宣王进宫。各军士未及领赏，草草而散。正是：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髯翁有诗云：

赤矢朱弓貌似神，千军队里骋飞轮。君王枉杀还须报，何况区区平等人。

不知宣王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东周列国志》[明]冯梦龙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399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